

親子口語溝通行為之關聯性分析

RELATIONS BETWEEN COMMUNICATIVE ACTS of PRE-SCHOOL CHILDREN and CAREGIVER

吳俊良¹ 林怡蕙¹ 楊惠美¹ 陳有圳² 李松榆²
Jiunn-Liang Wu² Yi-Hui Lin² Hui-Mei Yang² Yeou-Jiunn Chen¹ Sung-Yu Li¹

¹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耳鼻喉科

²南台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¹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ospital

²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一、中文摘要

兒童口語溝通行為對兒童語言教育、社會技能培養、社會性發展以及言語障礙孩童訓練等應用需求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而親子溝通行為會影響到兒童之口語溝通行為發展，因此親子口語溝通行為的關聯性及差異性分析對於兒童口語溝通行為之訓練與教育極為重要。本研究利用本土化之親子互動的口語溝通行為語料庫，運用統計分析技術於孩童及母親之溝通傾向、言語行動、言語變通類型的溝通行為分析，驗證母親口語溝通行為模式對孩童語用表現之重要性。

關鍵詞：口語溝通行為、言語參與程度、溝通傾向、言語行動、言語變通

Abstract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use of language in context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concern with the role of maternal input and scaffolding behavior on the acquisition of pragmatic skill for the explanation of acquisition biases. INCA version is suited to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ve acts in mother-child interaction. The taxonomy allows the derivation of three pragmatic coding systems. Results indicate that high correlation was found in types of pragmatic coding systems between mothers and children. Besides, mothers communicative act impact on children of the proportion of turned-utterance.

Keywords: oral communication, speech act, interchange, pragmatic flexibility, INCA

二、緣由與目的

孩童有習得語言的先天能力，然而語言習得會受到後天的語言環境之影響[1]。而孩童口語溝通行為可以從三個向度進行分析[2,3]：語言表達的溝通傾向(interchange)、語言運用時所採用的言

語行動(speech act)與溝通傾向-言語行動組合而成的言語變通(pragmatic flexibility)，本研究應用本土化口語溝通行為語料庫於主要照顧者互動口語溝通行為對兒童語用能力之關連性分析。

國內外針對孩童語言溝通行為的人們在母親-孩童口語溝通行為上的研究皆認同孩童語用發展受到母親言語運用的影響[4-8]。然而母親與孩童雙方在溝通傾向上，各自具有一套使用的核心類型，且因孩童年齡的不同，本身及與其互動的母親經常使用的類型會有變化，只是母子雙方的變動趨勢並不相同。

母親和孩童所使用的核心溝通傾向、言語行動、言語變通類型既有相同之處卻又存在著差異，他們同中有異的特點分別表現了母子互動中母親和孩童不同的口語溝通行為特徵。另外，並非所有已出現過的口語溝通行為類型都會不斷的被使用，某些孩童早期出現的口語溝通行為類型在較為年長的孩童族群中反而使用率會降低，應是孩童學習到的類型項目數量逐年增加，因而可以隨意交替使用[4-6]。

本研究藉由親子互動之母親與孩童的口語溝通行為進一步分析交談雙方在溝通傾向與言語行動使用上之關連性與差異。

三、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將藉由口語溝通行為語料庫作為分析語料，整體研究架構如圖一所示，將依據兒童與主要照顧者的溝通傾向、言語行動、言語變通類型進行統計分析比較，觀察此關係與兒童之口語參與程度之關連性分析，因此研究依序受測者挑選、語言資料處理與數據統計分析詳細描述如下：

1. 受測者挑選：

以橫斷式(the cross-sectional method)的抽樣方式，隨機選取志願參加互動溝通行為資料收集的家長。兒童的年齡分布是 3.0 歲以上至 5.0 歲以下，以每 12 個月為一組，每組有 4 對的親子對，共計有 12 對的親子對。

2. 語言資料處理:

由蒐錄到的母親及孩童互動時的對話音檔，逐字轉寫成書面文字的電子文件，並進行口語溝通行為標記，再進一步計數每一位說話者在三個層面使用的類型項目數量、每一個類型項目被使用的次數及言語參與程度

3. 數據統計分析方法:

➤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

分別考驗三組不同年齡階段的孩童(3、4、5歲)或是母親，互動時之(1)言語參與程度、(2)溝通傾向類型項目數量、(3)言語行動類型項目數量、(4)言語變通類型項目數量平均數的差異顯著性。

➤ t 考驗(t-test)

分別考驗母親和孩童在(1)溝通傾向類型項目數量、(2)言語行動類型項目數量、(3)言語變通類型項目數量平均數的差異顯著性。分別考驗孩童言語參與程度高、低兩群的母親使用的言語行動類型比率平均數的差異顯著性。分別考驗言語參與程度高、低兩群孩童，使用的言語行動類型比率平均數的差異顯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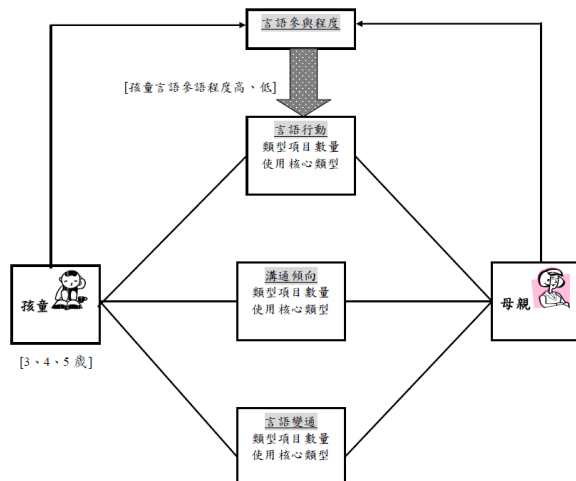
➤ 皮爾遜積差相關法(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應用在考驗母親和孩童在溝通傾向類型項目數量、言語行動類型項目數量及言語變通類型項目數量相關性統計分析。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共收集12對的母子對話語料(男孩6位及女孩6位)，總觀察時間14小時12分鐘，而全部的對話句數為20704句，其中孩童有6556句，主要照顧者則有14148句，由此可以觀察到，在孩子口語發展階段，母子對話的主控權在主要照顧者身上，多數為主要照顧者主導孩子的話題。

言語參與程度高與低孩童的母親在三種口語溝通行為類型項目數量上並無顯著差異。如表一所示兩群孩童在三種口語溝通行為類型項目數量



圖一、研究架構圖

表一、言語參與程度高、低兩群孩童及其母親口語溝通行為類型項目數量比較

		母親				
		數量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溝通傾向	參與程度高	10	11.50	2.83	-0.41	0.68
	參與程度低	10	12.00	2.58		
言語行動	參與程度高	10	22.10	2.76	-1.81	0.08
	參與程度低	10	24.70	3.59		
言語變通	參與程度高	10	64.50	10.83	-1.43	0.17
	參與程度低	10	73.30	16.14		
		孩童				
溝通傾向	參與程度高	10	11.30	2.71	0.48	0.83
	參與程度低	10	10.70	2.83		
言語行動	參與程度高	10	20.80	3.96	0.78	0.44
	參與程度低	10	19.50	3.47		
言語變通	參與程度高	10	56.40	10.92	1.57	0.13
	參與程度低	10	48.70	10.96		

表二、母親使用之口語溝通行為類型使用比率比較

		溝通傾向				
		數量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NFW: 商議想像情境中的活動	參與程度高	10	8.91	9.09	2.32	0.04*
	參與程度低	10	1.91	2.72		
		言語行動				
AP:同意先前說話者表達的陳述	參與程度高	10	3.58	2.20	2.75	0.01*
	參與程度低	10	1.47	1.05		
RP:向聽者要求、提議、建議某種行動	參與程度高	10	6.03	2.92	-2.27	0.03*
	參與程度低	10	11.21	6.60		

*p<.05

表三、孩童使用之口語溝通行為類型使用比率比較

		溝通傾向				
		數量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NFW: 商議想像情境中的活動	參與程度高	10	11.29	10.99	2.11	0.04*
	參與程度低	10	3.42	6.24		
		言語行動				
AN:對是非疑問句的否定回答	參與程度高	10	0.77	0.69	-2.56	0.02*
	參與程度低	10	2.10	1.48		
RD:拒絕執行他人要求或建議的行為，直接拒絕	參與程度高	10	0.34	0.28	-2.25	0.04*
	參與程度低	10	1.52	1.64		
YQ:以是非疑問方式提問	參與程度高	10	1.09	1.27	2.48	0.03*
	參與程度低	10	0.08	0.19		
		言語變通				
DJF-AA 討論當前關注的焦點對是非疑問句的肯定回答	參與程度高	10	0.16	0.50	-2.54	0.02*
	參與程度低	10	1.62	1.74		
DJF-SA 討論當前關注的焦點透過陳述回答特殊疑問句	參與程度高	10	7.01	5.71	-2.99	0.00**
	參與程度低	10	13.18	3.11		
NFW-ST 商議想像情境中的活動做宣告性的陳述	參與程度高	10	6.59	6.82	2.21	0.04*
	參與程度低	10	1.40	2.97		

*p<.05 **p<.01

上亦無顯著差異。

孩童言語參與程度高的母親較常與孩童進行溝通意圖為NFW（商議想像情境中的活動）的討論。言語行動方面使用較多贊同孩童意見表達的AP（同意先前說話者表達的陳述），及較少具直接指導的RP（向聽者要求、提議、建議某種行動，所建議的行動也可涉及說話者）。以上數據相較於孩童言語參與程度低的母親，達顯著差異，如表二所示。兩群母親使用言語變通類型的比率並無差異。

言語參與程度高的孩童與母親相同，較常表現的溝通意圖是NFW（商議想像情境中的活動）的討論。兩群孩童在言語行動的表現不同，言語參與程度低的孩童使用較多AN（對是非疑問句的否定回答），及較多具直接拒絕的RD（拒絕執行他人要求或建議的行為）；言語參與程度高的孩童則使用較多的YQ（以是非疑問方式提問）。言語變通類型的表現亦不同，言語參與程度低的孩童表現出DJF:AA（討論當前關注的焦點對是非疑問句的肯定回答）及DJF:SA（討論當前關注的焦點透過陳述回答特殊疑問句）類型較多；言語參與程度高的孩童則表現出較多NFW:ST（商議想像情境中的活動做宣告性的陳述）。以上比較言語參與程度高、低孩童的口語溝通行為類型使用比率數據，達顯著差異，如表三所示。

五、結論

母親使用口語溝通行為類型的習慣對孩童口語表達具影響力，但母親也會依據孩童的語用情況作出相應的調整。言語參與程度高或低的孩童，在三種口語溝通行為類型項目數量上無顯著差異，表示具備相當的類型數量可供互動時使用，母親分析結果相同。本研究利用較為客觀且系統化的分類方式，量化分析親子互動的溝通行為，以實際的數據呈現對話者彼此間的互動模式，描述孩童及母親的語用特色，結果亦支持原始假設，母親口語溝通行為模式對孩童語用表現具影響力。

致謝

特別感謝感謝國科會補助本論文部分研究經費，計畫編號 NSC 98-2221-E-218 -020-MY2。

參考文獻

- [1] 劉煥輝、陳建民 (1993), 言語交際與交際語言, 南昌市:江西高校出版社
- [2] A. Ninio and C.E. Snow (1996), Pragmatic development, Bouldwe, CO: Westview Press.

[3] A. Ninio, and C.E. Snow (1996), C. E. Pragmatic development. Bouldwe, CO: Westview Press.

[4] 周兢(2006), 前語言到語言轉換階段的語言運用能力發展—3 歲前漢語兒童語用交流行為習得的研究, 心理科學, 29(6), 1370-1375

[5] 周兢(2002), 兒童語言運用能力的發展(第一版), 南京市: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6] 歐陽新梅 (2003), 兒童的語用發展對母親言語運用的影響---3~6 歲兒童的母子互動研究, 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碩士論文

[7]Ninio, A. (1983)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early language acquisi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tudy Group on Crosscultural and Crosslinguistic Aspects of Native Language Acquisitio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Hebrew University, Jerusalem, Israel.

[8]Ninio, A. (1984) Functions of speech in mother-infant interaction. Final Science Report to the U.S.-Israel Bi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Jerusalem, Israel.